

鹰扬巷

太阳暖暖地照在墙上，照在地上，老太太在院子里晒太阳，她们的脸被太阳晒得有些红润起来：有一个小孩跑过来说，汤好婆，外面有个人找你。

找我吗，汤好婆说，谁找我呢。

小孩说，我不知道，是一个老老头。

有一个老太太笑了，她没牙的嘴嘻开，像孩子一样笑。

那个老人已经走进来了，他戴着一顶鸭舌帽，样子有点像小青年，他站在老太太面前有一点手足无措的，因为有太阳光，他只好眯着眼睛。

老太太有些昏花的眼光都投到他的脸上，他的脸有一点红了，他说，我找黄夫人，她姓汤，她自己是姓汤的。

一个老太太笑了笑。

汤好婆也有一点点难为情，你找我吗，她说，我姓汤。

噢，老人高兴地说，我找到你了，你是黄夫人。

汤好婆没有认出他是谁，你从哪里来？她问道。

我吗，老人说，我从火车站来的。

你刚下火车吗？

是的，他从口袋里摸出一张名片，递给汤好婆，这是我的名片，我姓麦。

噢，汤好婆看了看名片，但是她看不清名片上的字，我去拿眼镜，她说，你到屋里坐一坐。

卖，有姓卖的？一个老太太说。

老人跟着汤好婆进屋去，一个老太太说，天要下雪了。

另一个老太太说，太阳这么好，会下雪吗？

会的，一个老太太说，冬天总是要下雪的。

汤好婆戴了眼镜看清了老人的名字，我仍然想不起你是谁，汤好婆有些抱歉，她说，人老了，记性会差的。

你不知道我的，老人说，我们没有见过面，你也不会知道我的名字。

噢，汤好婆说，你刚才说，你刚下火车，你从哪里来？

从南方。

你要到哪里去？

到北方。

北方，是北京吗？汤好婆说。

是北京，我在北京谋了一份差事，我现在就是坐火车去北京做事的，老人说。

北京，汤好婆说，我年轻的时候，跟着先生住过北京的，北京是个大地方，其实冬天也不太冷。我知道的，老人说，你们住北京我知道的。

汤好婆先是有些奇怪，但后来她想通了，她说，你从前和我们黄先生熟悉的。

不熟悉，老人说，其实我并没有见过黄先生，只是久仰先生的大名，却一直无缘见到。他老早就去了，汤好婆说，有四十多年了。

我知道的。

你说你坐火车到北京去，汤好婆说，那你是中途下车来的。

是的。

你专门下了火车来找我，汤好婆有些疑惑地说。

我是事先打听了你的地址，才找得到，老人说，我很早就知道你回家乡了，但是一直不知道你住在哪里的，后来才打听到。

这地方小街很多的，不太好找，汤好婆说，难找的。

倒也不难，老人说，这个鹰扬巷，很多人都晓得的，到底黄先生在这里住过，人家能够记得的。

你吃茶，汤好婆将茶杯往老人面前推一推，吃点茶。

这是碧螺春，老人说，我对茶不大讲究的，也不大懂的，吃不出好坏。

我倒是讲究的，汤好婆说，我对茶的要求高的，我能看出茶的好坏来。

我知道的，老人说，你年轻的时候就讲究吃茶的。

汤好婆有些不好意思地笑了一下，她说，到现在还是这样的，我要吃好茶的，不好的茶我不要吃的。

院子里的声音响起来，汤好婆出去看了一下，又进来了，她说，来了一个要饭的。

噢，老人说，你这个院子，有一百年了。

差不多一百年了，汤好婆说。

我在书上看到过有人写这个院子的，老人说，那个人会写文章，写得有感染力的。

你专门下火车来找我，汤好婆说。

但是书上写的街名不叫鹰扬巷，老人说，所以，我一直搞不懂。

从前叫阴阳巷，汤好婆说。

老人和汤好婆一起笑了笑，老人说，阴阳，拿阴阳做街名，好像不大多的。后来就改名了，汤好婆说，叫鹰扬巷，念起来还是一样的，但是写到书上就不一样了。

小孩跑了进来，汤好婆，小孩说，汤好婆，收旧货的来了，他问你报纸卖不卖。

今天不卖了，汤好婆说，改日吧，今天我有客人。

小孩朝老人看看，你是客人，小孩边说边跑出去。

老人吃了一口茶，汤好婆说，茶有些凉了，我替你倒掉一点再加满，就热了。

不用的，老人说。

温茶不好吃的，吃茶就要吃滚烫的茶，才好吃，汤好婆说，你专门下了火车来找我的。

你从前在沪上的振华女校读书的，那时候我在你们墙那边的务同学校，老人说，一墙之隔的。

务同，汤好婆说，务同是很好的学校，那时候不收女生的。

所以你不知道我的，老人说，我是很早就知道你，你是女校的校花，我们男生都知道，很多人老是在振华女校门口绕来绕去，是想看一看你的。

汤好婆有一点不好意思，是吗，她说，我不大晓得的。

是的，老人说，我也一直想看到你的，可是总没有机会的，每天从女校中出来的女生中，也不知道哪一个是你。

是吗，汤好婆的脸有一点红的，她说，好多年了。

好多年了，老人说，好多好多年了。

后来你在哪里呢，汤好婆说。

后来我走过好多地方，老人说，后来听说你和黄先生结婚缘，我们都知道黄先生是很有才气的，是郎才女貌。

后来先生开讲习所，汤好婆说，我做他的助手。

我知道的，老人说，其实也不仅是郎才女貌的，黄夫人是女才子，才貌双全的。

汤好婆微微地笑了一下，老人也笑了一下，有一阵他们都没有再说话，院子里和巷子里的声音时隐时现地传进来，屋子显得空旷起来。

你吃茶，汤好婆说。

吃的，老人说。

好多年了，汤好婆说。

好多年了，老人说，我的心愿一直在心里的，所以我无论如何要下火车，专门来看一看你，我就这样来的。

你下了火车，要转车的，汤好婆说，转车麻烦不麻烦。

不麻烦的。

要买下一趟的车票，汤好婆说。

是的，他们已经替我买好了，老人说。

他们是谁？

和我一起去北京的两个同事。

他们也跟你一起在这里下车的？

是的。

他们再买好下一趟的车票？

是的。

噢，汤好婆说。

我很高兴，老人说。

我也高兴的，汤好婆说。

汤好婆，汤好婆，有人在外面喊着，人就进来了。

林阿姨，汤好婆说，有什么事？

你有客人，林阿姨说，要不要帮你去买一点菜来。

不用的，老人说。

难得来的，要在这里吃饭的，林阿姨说。

他们在车站等我，老人说，我要告辞了。

老人站起来，汤好婆也站起来，老人说，我要告辞了。

啧啧，林阿姨说。

不是的，老人说，我是要走了。

汤好婆陪着老人走出来，老人回头看看院子，和我想象的是一样的，他说，几乎没有差别。

是吗。

是的，老人说，我一直想象你住的地方就是这样。

是吗。

是的，老人说，我一直想象你就是这样。

一辆三轮车过来，汤好婆，三轮车夫说，这是你的客人。

是的。

要三轮车吗。

要的。

上哪里？

火车站。

哦，三轮车夫说，坐火车，到哪里去呢？

到北京。

哦，很远的。

老人上了三轮车，他回身向汤好婆挥手，我走了，他说。

汤好婆点了点头，三轮车就走远了。汤好婆回来，他们问她，他是谁呢？

一个老朋友，汤好婆说。

他是哪里的。

从前的朋友，汤好婆说。

他叫什么？他叫，汤好婆想了一想，说，他姓麦。

卖？一个老太太说，有姓卖的？